

你所不知道的古代行旅的艰辛和创新

□蓝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诉求。所以，人们一想到古代的行旅诗文，总是映照出山光水色，总是对古人的行旅充满了憧憬。人们会说，你看看旅行家徐霞客、王士性、杨升庵们走得多有诗情画意，行走的惬意中还不时有诗文留下。其实，在传统时代，这些文化人即使再失意都是处于上层人士，他们的行旅多是有佣人和骡马相伴；但一般平头百姓，特别是脚夫们的行旅却远非如此。

比如明清时期从重庆到成都的东大路，主要是行进在浅丘地区，可也要连续不断走10天左右才能到达；如果是负重太多，10天也是走不到的。至于四川盆地大山之中，行旅之艰难更是难以言喻。唐代五代时，今天

重庆以南的綦江、万盛、桐梓一带山高水险，根本不可能像平原浅丘之地有高车大马，连官员们也只有坐背架而行，当时称这种背架为“背笼”或“兜笼”，所以，当时南州的州牧和县令也是用背架为座驾。因高山偏路高深湿滑，为了安全，背架外套上竹笼，领导在竹笼内与背负者背靠而坐，仰望天空而看不到路况，更是步步惊心！

至于一般百姓脚夫，往往要背负几百斤的行囊，更是艰难万分。如果要越过密林，时有瘴毒侵扰，更是行旅唯艰。如果跨越急流，多取溜索溜过，但以前的竹蔑溜索多无金属滑轮，往往全靠手力滑动，不仅艰难万分，也相当危险。所以，这些脚夫长年负重远行，经常日晒雨淋，面色黧黑，身材干瘦。

最早背篓类工具就是产生于西南地区，

这是适应西南陡窄山路的科学应对产物，但有时个人背负不了的重量也只有用担子挑。可山区不仅道路窄险，更有荆棘阻挡，担子多有不便，为此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了河流的纤引，陆上行路也出现了纤引，这是世界上少见的陆上拉纤。无独有偶，10多年前我在青川县摩天岭也正好遇到现代的陆纤使用案例。

西南地区的丘陵地区，道路回曲，山丘不高但起伏不断，高车大马自然也难行，人们由此发明了独轮车，称为鸡公车，人们甚至将其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联系起来。所谓鸡公车不过是一种小独轮车，正好是适应浅丘地区的一种交通工具，既可坐人，也可载物。不过，操作独轮车还真是一门技术，车上东西重了要用力，同时又要控制平衡，不论是在泥土或礅石道上行进，坐车人肯定

也是相当难受的。

在西南地区为了尽可能地节约体力并更多负重，先辈们用尽了才智，发明种种特殊古怪的担负工具，如挑高肩又称翘扁担，充分利用了力学原理；而花样繁多的背架更是适应不同的背负和路况发明出来的，有的背负工具可以背负两三百斤货物。虽然智慧毕现，但行旅之艰难仍然难改。

我们知道，在中原地区出行，坐轿自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古代的车轮，路况下，坐车真谈不上是一种享受，可能皇帝的御驾豪车也舒服不到那里去。西南地区当然也有坐轿的，但山区大轿上山下山也多有不便，人们多用简易的轿子凉轿滑竿，甚至发明更简单的两根竹竿一块麻布的滑竿。不过，在山区不论坐啥轿子，上上下下、东转西折也并不好舒服。你想一想，就是重庆到成都虽然只有10

天左右，可能坐啥坐久了都是不好受的。也许有人说可以骑马骑骡，不错，我们西南地区的马也像人一样矮小且长于忍耐负重，但并不适合人骑；然而，就是给你高大的蒙古马，可能你也不敢在山区坦然行进，还不如下马步行安全。

现代科学技术改变着社会，成渝之间从驿马时代的10天、民国时期成渝公路的2天、新中国成立后二级公路的11小时、成渝高速公路的4小时到今天高速铁路的1个多小时，可谓沧桑巨变。今天，当我们驾着自动挡汽车一路飞奔，或一家人坐着高速动车畅谈天下，或坐在飞机座位上鸟瞰舷窗外美景时，这种旅行的惬意和满足自然是古人的行旅没有的。所以，我们唯一对古人行旅憧憬向往的，可能只有对古人与自然深刻接触而来的诗意诗境了。

遇见重庆



□潘鸣

曾经，重庆在我少小的心理中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圣地——这源自一部名为《红岩》的长篇小说。我完全被书中扣人心弦的叙事给迷住了，充斥脑海的画面，是某处峰地突兀矗耸着巨大的红色岩石，岩顶上苍松蓬勃遒劲。岩下那些隐密的山林、幽曲的街巷和江岸码头，活跃着一群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志士，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许云峰、江姐、刘思扬、成岗、华子良，还有身怀绝技的双枪老太婆。

这算是“神游”得来的一份重庆印象，浪漫中透着几分虚幻。但在那个特定年代，它对一个纯洁少年的影响和塑造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有幸踏上这片宝地，与这里的一些人和事发生交集，结下一段情谊，留下一份美好回忆，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机遇。

第一次是成渝两地“分家”前夕，四川日报召开全省通讯员会议，重庆新闻界同仁主动争取承办资格，他们说，把这次机会让给我们，算是作个纪念吧。其时，我是什邡县委宣传部新闻干部，被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受邀参会。重庆方面筹办相当精心，创意独特：包了一艘往返宜昌的小型客轮，将主要议程安排在长江之上逐水进行。代表承办方致欢迎词的是位靓丽知性的重庆美女，一口地道山城方音。我平常就喜欢听重庆人说话，他们语速比成都话明显要快速酣畅，一些咬文嚼字发音的婉转和情绪的舒张，根本无法用简单的文字来精准表达。比

如评价某人说“嘿好”，肯定某事说“对叻”，形容时间短暂说“哈哈儿”，常挂嘴边的口头禅“格老子”听上去也透着袍哥人家的豪气。此刻台上的重庆美女更是妙音悦耳，有点像时尚舞台上的Rap：“今后两地分了家，川渝还是一脉血亲，新闻人还是兄弟伙，分家不分心，情义值千金，就算断了骨头，一根筋也是连着的！”她说到动情处，泪水盈盈，惹得大家都跟着红了眼睛。会余时间，她率领一帮东道主，热情地陪同我们在船舷边欣赏两岸连轴铺展的巨幅画卷：奇崛险峻的夔门雄关，巍峨幽秘的白帝古城，云遮雾绕的巫山神女，鬼斧神工的粉壁石刻……每幅画面，都引出一番津津有味的神奇抒描。其时，葛洲坝已蓄水发电，三峡大坝建设正如火如荼，江流气势已远非李白当年飞舟御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狂放不羁。但长年浸润于蜀中清秀婉约水光山色的我，依然被一江浩浩涌浪和奇瑰险峻的大巴山走笔深深打动了。那是一种我从未领略过的雄浑大气之象、惊心动魄之美！返程前的夜晚，东道主在船舱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联欢。席间，两地宾主举杯开怀豪饮山城啤酒，知性美女此刻化身为飒爽女侠，率几位帅哥靓妹，轮桌去唱祝酒歌，然后带头一仰脖子，先干为敬，没一点拉稀摆带。席罢，挪开餐桌，就着录放机的音乐旋律，在船底波浪的摇曳中，跳起了交谊舞。

新千年来临之际，为了编印一本宣传画册，我与同事于初夏一日乘坐绿皮火车，再度来到重庆。画册拟用于招商引资和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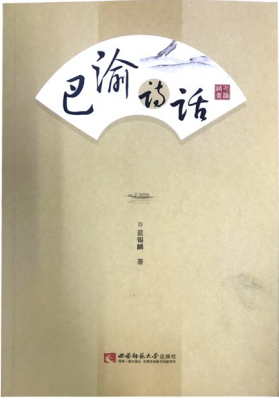
交流，品质要求较高。当时川渝好几家出版机构闻讯主动联系我们，经反复比选考量，我们最终被重庆一家出版社的设计方案打动，决意舍近求远。那家出版社人手没几个，却是既专业又敬业，与我们泡在一起连日加班，同吃盒饭同熬夜，顺利快捷完成了出刊。

松弛下来，我们鱼一样游入市区的大街小巷，借机品味市井风情。我们专程前往渣滓洞白公馆，让多年前的书本幻象与亲睹的实物实景对接叠合，一些史实如老电影场景在脑海里再次回闪，心生许多感慨与触动。我们在解放碑观瞻幢幢繁华时尚的商贸大厦，赏看满街潮男潮女如流动的风景。我们去沙坪坝沿街寻访《红岩》小说中那间作为地下党交通站的沙坪书屋，想去买几本书作留念，却最终怅然无获。我们随意踱入一条吊脚楼夹拥的坡坎小巷，选择一家老字号火锅店，落坐矮竹凳，围着小锅台，酣畅淋漓品享了一顿正宗重庆火锅。

返蓉前夜，我们打车来到朝天门码头，在一棵大榕树下的露天茶摊泡上一盏盖碗茶慢慢品咂，任双眼像广角镜头一样赏视周遭。广阔的朝天门广场形似一艘巨大的航母，正欲扬帆远航。江岸左侧，嘉陵江的小川细流载欣载奔，一头扑入长江主流。碧绿的清流与褐黄色的激溜相互撞击，漩涡滚滚，形成壮观的“夹马水”奇景。江面上闪烁的小舟渔火有如天际滑落的星子，大小渡轮扫着雪亮的探照灯鱼贯泊岸或启航，汽笛声声，织成夜的交响。密如蜂蚁的乘客沿着长长的石阶涌动上下，年轻力壮的“棒棒”们穿插其间殷勤揽活。稍远处的深水码头，长臂吊车正从一艘巨型货轮上卸载集装箱货厢，朦胧中看上去酷似科幻片里的机器巨人在蠕动。江畔之上大片的开阔地，一幢幢簇新的楼宇拔崛起，有的刚刚落成，更多的还在长高。作为蜀地乡亲，我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了这个年轻直辖市之繁荣昌盛和蒸蒸日上，心中涌上由衷的欣慰和深深的敬佩。



在巴渝写 为巴渝写 ——《巴渝诗话》小序



□蓝锡麟

《巴渝诗话》凡一百零四篇，大致以成诗年代先后为序，对于起自上古、迄于民国的历朝历代二百三十余位诗人，以及少量无名作者的七百余首诗歌做出辨识和点评。

巴渝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其范围不限于当今重庆。但本著所指，却基本限定在当今重庆所辖范围内，只在极个别因诗作所系难以剥离的对应点，才经过考辨、略有超越。

至于诗，本著所指一概专属文体学上认定的古诗，不含新诗。古诗则从宽，不限于传统意义的古诗体和近体诗，还包括词曲，乃至歌谣。新诗由吕进、蒋登科等方家说，我不敢班门弄斧。

判别是否属于巴渝诗，自订了两项标准。一为籍在巴渝，亦即诗人的籍贯在当今重庆所辖区县内，不属流寓或者过境。只要确属历史上的巴渝本籍人，那么其诗作无论成于什么地方，无论涉及什么题材，全都属

巴渝诗。二为迹在巴渝，是针对非巴渝籍诗人而订的。迹含履迹、心迹两种。履迹指其人到过历史上的巴渝地区，因而其间所作诗，无论什么题材都可以归入巴渝诗之列。心迹指其人虽然未曾到过历史上的巴渝地区，但心到过，亦即以巴渝话题作为映照对象写出过诗，那样的诗也可以算巴渝诗。总之都是以人辨诗，以人系诗，要么在巴渝写，要么为巴渝写。

其中，有两个易混关节需要留意。一是某些诗人的身世穿越朝代，一律以本著所引诗作成于哪个朝代，将其称作哪代的人。个别人的所引诗分属两个朝代，也不避分别称之，私心以为并不矛盾。二是某些诗提及个别巴渝名号，但或则是举例，或则只是设譬，疑似巴渝诗而实非巴渝诗，一律经过证伪将其排除在外。纵或与通行认知不相一致，也在所不辞。

历来的诗话著述，都张扬着个人思辨性，本著自不例外。我主要是凭借个人多年积累的文献资料，从中撷取出若干诗人、若干诗作，以人系诗，就诗说诗。凡所点评，多为诠释和鉴赏，也有考据和比较。随兴之所至，间或还旁枝斜逸，涉及个别人情轶事，内容和形式都不拘一格。只从横向上单篇看，每一篇均为巴渝诗选评，顶多再加点相关诗人行状简介。如果纵向联通看，整本诗话又浑若一部巴渝诗选，勾画出了巴渝诗史略。

好诗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自打初心，不求全，只求当。究竟是否尽如私愿，我个人说了未必算数，自当接受与时推移的客观审视。唯一能说的，在于自始至终都自信，《巴渝诗话》不会白写，它将有助于时人和后人更切近地了解巴渝诗的风貌。

【地理重庆】

江津龙吟雕岩谷探奇

□施迎合

我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踏上这次探秘之旅的。雕岩谷，好新鲜，好奇丽的名字。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山谷必定是精致而又有几分奇幻色彩的。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经过岁月刀斧的切削，自然有了区别于其他的独特气质和容貌。何况它就在我的家乡江津，理当以最本色的姿容满足我内心的奢望。

虽然自觉足迹遍布江津的山山水水，但以前却对这个深藏于家乡的山谷一无所知。萌发前往探访的念头缘自互联网上的一则报道：“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与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曾卫联合组织的野外地质考察组，在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境内发现一条近两千米长的雕岩谷。这两位合作考察的教授把他们新发现的这个雕岩谷命名为‘龙吟雕岩谷’，因为它位于李市镇龙吟村。”于是，雕岩谷便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地理符号。

何谓雕岩谷？它就是一道罕见的地质奇观。在一条狭窄的河道里，发育交错层理的砂岩被上万年急流挟带的砂砾研磨钻掘出无数个圆柱状的壶穴，它们彼此贯通在基岩中，形成岩壁光滑、形态复杂的连续河道。而这大自然杰作的创造者，就是当地著名的孔目河。

其实在我眼里，孔目河只是山间小溪。它起源于江津区蔡家镇莫家沟水库，向北流经福德村，然后转向东北依次经六角村、孔目村与梨树村，再进石龙峡，最终注入笋溪河，与綦江合流后，再流往长江。孔目河总长近30公里，

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小溪平时蜿蜒舒缓闲庭信步地流淌，但在夏日雨水过后，却陡然变得汹涌湍急，河床加宽，浪潮翻卷。若干年后，河道自然被冲刷得凹凸有致，一道奇异的河谷地理奇观——雕岩谷也随之呈现。

夏日的天气不可能温柔，它的阳光是炽烈的，天空是湛蓝的，连那游走的风儿也是疾速而热诚的。我此刻的心情正好与季节合拍，欢快地跳动着，只为了那想念已久的雕岩谷。

在雕岩谷的起点，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尊巨大的天然岩石，该石方圆数百米，浑圆沉厚坦陈于青山绿水环抱的笋溪河上。奇异的这是巨大的石头被拦腰横截为三节，三道深深的沟壑整齐划一。从上往下看，可见谷底青草摇曳，流水清幽。问及来历，世代生长于此的陈姓老人介绍道：相传在很久以前，它还是一块整石，村民们都喜欢在石头上晾晒谷子，晒一挑能收两挑。当时村里有三弟兄时常因在上面晾晒谷子发生争执，上天知晓后，便用巨雷劈为三块，从此以后，此石便如普通石头一般，人称“雷打石”。此传说看似荒诞，却表现了人们崇尚美好公平、和睦友善的愿望。

从雷打石上下来，一条蜿蜒曲折、青青修竹和稻菽果木簇拥的山涧小径把我们引向了绿野深处。此时正是夏雨后的上午，空气清新带有点湿润，几只长尾巴的小鸟高低扑腾欢唱着，在一茂林极深处停留了下来。陈姓老人指着路畔鸟鸣谷的沟壑对我们说：“瞧，那就是雕岩谷。”

哇！这就是我心仪已久的雕岩谷吗？我